

〔唐〕杜甫 著  
〔宋〕趙次公 注  
林繼中 輯校

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

修訂本

中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

〔唐〕杜甫 著  
〔宋〕趙次公 注  
林繼中 輯校

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

修訂本

中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丙帙卷之四

### 泛溪（古詩）

落景下高堂，進舟泛迴溪<sup>〔一〕</sup>。誰謂築居小，未盡喬木西<sup>〔二〕</sup>。遠郊信荒僻，秋色有餘  
悽。練練峯上雪，纖纖雲表霓<sup>〔三〕</sup>。童戲左右岸，罟弋畢提攜<sup>〔四〕</sup>。翻倒荷芰亂，指揮逕路  
迷<sup>〔五〕</sup>。得魚已割鱗，採藕不洗泥。人情逐鮮美，物賤事已睽<sup>〔六〕</sup>。吾村靄暝姿，異舍雞亦  
棲。蕭條欲何適，出處庶可齊<sup>〔七〕</sup>。衣上見新月，霜中登故畦。濁醪自初熟，東城多  
鼓鼙<sup>〔八〕</sup>。

〔一〕 趙云：廣雅云：日將落日薄暮。又，日西落光反照於東，謂之反景，故公今云落景也。迴溪字，祖出枚乘

發云：依絕區兮臨迴溪。

〔二〕 趙云：言不必大屋綿亘，以盡喬木之地。

〔三〕 趙云：峯上雪，應是遠言西山之上峯雪。承秋色之後而言雪，則西山謂之雪山，四時皆雪也。雪云練練，以

言其白。江淹麗色賦云：色練練而欲奪。又梁吳均贈周承詩：練練波中白。皆取此義。纖纖字，古詩有

兩頭纖纖之名。

〔四〕趙云：言兩岸皆有兒童嬉戲，至盡攜網罟，畢弋以取魚鳥。莊子曰：畢弋者多，鳥亂於上；網罟者多，魚

亂於下。網罟者，取魚之器。畢弋者，取鳥之器。今所謂罟弋，言網罟畢弋。所謂畢提攜，却是畢盡之畢也。

〔五〕趙云：其爲嬉戲，至翻倒芰荷而亂，互相指揮，無所適從，故於逕路翻成迷惑也。陸韓卿詩：荷芰始參差。

〔六〕趙云：得魚則便割其鱗而殺之，採藕則不及洗泥而食之，皆兒童之戲也。雖是兒童之戲，而於人情以鮮美爲貴，於物以非新爲賤。物既可賤，事亦睽離矣。此龍陽君以得魚棄前魚爲恩奪而泣者也。公因目前實事起意，以雖小兒猶知好新而厭故也。

〔七〕趙云：以既無所適，遂可以處，不必出也。

〔八〕趙云：蓋言濁酒幸自初熟，可以供飲，宜安郊村之興，況東城多鼓擊乎！濁醪字，公屢使。本出魏都賦：清醪如濟，濁醪如河。東城，東川之城也。是年四月，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。五月，西川節度使崔光遠使牙將花驚定擊斬之。驚定乘勝大掠東蜀，至天子聞之而怒，則雖七月，兵應未定，故云。

### 柵樹爲風雨所拔歎 （古詩）

倚江柵樹草堂前，故老相傳二百年〔一〕。誅茅卜居總爲此，五月髣髴聞寒蟬〔二〕。東南飄風動地至，江翻石走流雲氣。幹排雷雨猶力爭，根斷泉源豈天意。滄波老樹性所愛，浦上童童一車一作青蓋〔三〕。野客頻留懼雪霜，行人不過聽竽籟〔四〕。虎倒龍顛委榛棘，淚痕血點垂胸臆〔五〕。我有新詩何處吟？草堂自此無顏色！

〔一〕趙云：詩：召彼故老。相傳，如鄴道元注水經，秭歸縣云：故老相傳，謂之劉備城。

〔二〕趙云：屈原問漁父：寧誅鋤草茅，以力耕乎？屈原有卜居一篇。五月髣髴聞寒蟬，言其高也。

〔三〕趙云：浦上，則律詩謂南京西浦道。舊本作一青蓋，師民瞻作車蓋，是。蓋先主舍東南有一桑，遙望之童童若車蓋。

〔四〕趙云：懼雪霜，言樹之高大而氣象慘肅。聽竽籟，言其聲之鼓動如之，字則宋玉高唐賦：纖條悲鳴，聲似竽籟。舊注引地籟，非。

〔五〕趙云：乃卜和淚盡，繼之以血。

###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（古詩）

八月秋高風怒號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茅飛度江灑江郊，高者挂胃長林梢，下者飄轉沉塘坳〔一〕。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，忍能對面爲盜賊。公然抱茅入竹去，唇焦口燥呼不得，歸來倚仗自歎息〔二〕。俄頃風定雲墨色，秋天漠漠向昏黑。布衾多年冷似鐵，嬌兒惡卧踏裏裂。牀頭屋漏無乾處，雨脚如麻未斷絕。自經喪亂少睡眠，長夜沾濕何由徹〔三〕。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，風雨不動安如山。嗚呼！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〔四〕。

〔一〕趙云：灑字，西都賦風毛雨血，灑野蔽天之灑。一作滿，非是。

〔二〕趙云：韓詩外傳：乾喉焦唇，仰天而歎。曹子建善哉行曰：來日大難，口燥唇乾。故兩出而參用之。鮑明遠：倚仗牧鷄豚。

〔三〕趙云：公前有詩云：出門復入門，雨脚但依舊。一本作兩脚，今觀如麻，則知以雨脚爲正。睡眠字，出佛書，涅槃經亦有之。

〔四〕趙云：此五句公之用心：有一夫不獲，若已推而納諸溝中。白樂天詩：我願布裘長萬丈，與君同蓋洛陽城。蓋亦有志衣被天下者，然近乎戲語，豈有萬丈之裘乎？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廈，則其言信而有徵。舊注引左傳楚申叔展事，與詩意大不相同。

〔百家注引趙曰：按舊注引楚申叔展事，明嚴武所不容，然所引事迹與意大不相同。〔上〕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，嚴武鎮蜀，初則廣德元年，公在梓州；再則廣德二年，公在幕中，故詩定爲上元〔二〕〔二〕年之秋也。假使舊注不引左氏，又不誤指嚴武，直論詩意，豈有府尹不相容者乎？

〔校〕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：二字上一字模糊，分類集注、分門集注、黃鶴補注咸引作十二詩。今按，十二詩當作上二詩，即本詩與前首柵樹爲風雨所拔歎也。錢箋杜詩于此二詩正作二詩皆上元二年作，是。下引上元元年之秋亦當同此，作上元二年之秋。

###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（近體詩）

老恥妻孥笑一作老被樊籠役，貧嗟出入勞〔一〕。客情投異縣，詩態憶吾一作君曹〔二〕。東郭

滄江一作浪合，西山白雪高〔三〕。文章差底病，回首興滔滔〔四〕。

〔一〕趙云：首句一作老被樊籠役，不若老耽妻孥笑之爲快。

〔二〕趙云：異縣，指言青城也。古詩：他鄉各異縣。公以旅貧之故，不免有所投矣。吾曹，指言二少尹也。吾

曹一作君曹，尤爲費力。

〔三〕趙云：上句言成都之境。舊注云：蜀城之東，二水合流而南下，土人謂之合水。是。蓋今有合江亭，取此以

爲名矣。公必用此以言成都，則公居浣花江上，其水十餘里，遂合城北江矣。此滄江指浣花江言之也。任彦

升詩：滄江易成響。西山，則松、維州之外山也。滄江方對白雪，一作滄浪，非。

〔四〕趙云：差，去聲。差，病校也。蓋公尚投異縣以干求，自悼雖有文章，可差得何病乎？如蘇東坡謂一字不堪

煮之類。回首望家，興滔滔而散漫矣。論語云：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。

〔校〕差，病校也。杜詩詳注引作：差，病除也。如蘇東坡謂：百家注所引趙注，如字上尚有文章不足以療病

亦八字。

###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（近體詩）

百年已過半，秋至轉饑寒。爲問彭州牧，何時救急難〔一〕。

〔一〕趙云：傷哉！君子之貧也。

易：則思過半矣。

書：外有州牧侯伯。

詩：兄弟急難。

### 野望因過常少仙（近體詩）

趙云：北齊劉逖有秋朝野望詩，則野望兩字亦前人語矣，故公屢有野望之目。少仙，應是言縣尉也。縣尉謂

之少府，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。

野橋齊渡馬，秋望轉悠哉<sup>〔一〕</sup>。竹覆青城合，江從灌口來。入村樵徑引，嘗果栗皴開<sup>〔二〕</sup>。落盡高天日，幽人未遣回<sup>〔三〕</sup>。

〔一〕趙云：上句言齊渡馬，非是，當作齊馬渡，蓋言下馬而與馬齊渡橋也。晉謠云：五馬齊渡江，一馬化爲龍。乃

言人與馬齊渡江水。今公詩句，則言人與馬齊渡橋上，特挨傍馬齊渡而取字用耳。詩：悠哉悠哉。而單使

則如謝玄暉詩云：耳目暫無擾，懷古信悠哉。

〔二〕趙云：栗皴如蝟刺之包者。栗新出而嘗之，所以開其皴而取之。此亦七月末、八月初時矣。

〔三〕趙云：高天，則秋時之天方可言高。幽人，指言常少仙也。

## 丈人山（古詩）

自爲青城客，不唾青城地<sup>〔一〕</sup>。爲愛丈人山，丹梯近幽意<sup>〔二〕</sup>。丈人祠西佳氣濃，綠雲擬住最高峯。掃除白髮黃精在，君看他時冰雪容<sup>〔三〕</sup>。

〔一〕趙云：唾地者，有所惡而唾也。元魏余朱榮手毀匿名書，唾地曰云云是也。不唾其地，所以敬之也。

陳徐



陵作玉臺新詠，載劉勳妻王雜詩云：千里不唾井，況乃昔所奉。

〔二〕趙云：丹梯，上山之路也。謝玄暉敬亭山詩：要欲追奇趣，即此陵丹梯。靈運：躡步陵丹梯。

〔三〕趙云：按本草，黃精味甘平，補益，輕身，延年不饑。嘗讀逸史，載虞鄉、永樂縣連接，其中道者往往而過。有呂生者，居二邑間，自爲童兒時，斲黃精煮服之。十年，行若飄風。母逼令餐飯，諸妹置豬脂於酒中強飲之。乃逼於口鼻噓吸之際，一物自口中落，長二寸餘。衆共視之，乃一黃金人子。呂生乃撲卧不起。移時，方起。先是，呂生雖年近六十，鬢髮如漆，及是皓首。觀此，則黃精有掃除白髮之功矣。漢書：掃除煩苛。莊子：姑射神人，肌膚若冰雪。

## 寄杜位（近體詩）

近聞寬法離新州，想見歸懷尚百憂。逐客雖皆萬里去，悲君已是十年流。干戈況復塵隨眼，鬢髮還應雪滿頭。玉壘題書心緒亂，何時更得曲江遊〔一〕。

〔一〕趙云：玉壘，在蜀州青城縣，今時自成都過青城，因寄此詩。

## 出郭（近體詩）

趙云：孟浩然詩：平田出郭少，盤坂入雲長。則公之前有此出郭兩字，故公詩又曰：已知出郭少塵事。又曰：出郭眇細岑。此篇與野望因過常少仙詩相連，學者遂指爲出青城之郭。以詩考之，領聯有不合者，況下

篇是過南鄰朱山人水亭，乃是成都浣花溪居之南鄰，豈不可專爲成都詩乎？成都諸城門，唯二東門曰大東郭、小東郭，則此詩公既來城中，却自城中出東郭門，繞城歸浣花溪上矣。領聯可以推見所望之處，斷章可以見歸宿於所居也。

霜露晚淒淒，高天逐望低。遠煙鹽井上，斜景雪峯西〔一〕。故國猶兵馬，他鄉亦鼓鼙〔二〕。江城今夜客，還與舊鳥啼〔三〕。

〔一〕趙云：學者執此詩接青城詩下，遂謂鹽井、雪峯指青城所接蕃地景物如此，云西山之後有土鹽一種，則有鹽井矣，殊不知西山土鹽乃取於崖縫之間，非煮井所爲者。雖雪山在青城望之爲近，然浣花溪上詩，公每言西山，則成都何處而不見邪？以其四時雪不消，故曰雪峯。今以遠煙鹽井上言之，則成都唯出大東郭，則東望簡州一帶，可以遠見鹽井之煙，西望西山，落日乃在其上，且謂之遠煙，原見其義矣。

〔二〕趙云：上句言史朝義，下句言段子璋。是年五月戊戌，史朝義殺其父思明而襲僞位，尚在公之故鄉，不無兵馬也。四月壬午，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，西川節度使崔光遠遣牙將花驚定平之，斬其首。驚定既勝，乃大掠東川，至天子聞之而怒，則至八、九月間驚定之兵方息。公在成都，可謂之他鄉聞有此鼓鼙也。公欲歸鄉，則有思明之兵；今在蜀中，則新有段子璋及花驚定之亂，是以歎耳。孟子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。吳大帝授孫慮大將軍詔有云寵以兵馬之勢也。古詩：它鄉各異縣。禮記：鼓鼙之聲。

〔三〕趙云：江城，指成都。公詩有曰：鼓角動江城。又曰：獨宿江城蠟炬殘。皆指成都。大抵濱江州郡可謂

之江城，公詩言之不一矣。謂今夜客，則自此歸浣花溪上之客也。平時逐夜所聞之鳥，今夜復聞之，所以謂之舊鳥。鳥鳴謂之啼，而屬之於夜，則古樂府有烏夜啼也。以鳥屬之江城，則前漢書有城上烏尾畢逋也。啼字在人言之，號也，泣也，蓋泣而有聲者。公感亂而與鳥俱啼，其傷至矣！

## 戲作花卿歌（古詩）

成都猛將有花卿，學語小兒知姓名。用如快鶻風火生，見賊唯多身始輕。綿州副使着柘黃，我卿掃除即日平。<sup>〔一〕</sup>子璋髑體血模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。李侯重有此節度，人道我卿絕世無。<sup>〔二〕</sup>既稱絕世無，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？

〔一〕趙云：高適傳云：梓州副使段子璋反；而公今詩云綿州副使着柘黃，則梓州字誤傳爲綿州乎？着柘黃，天子之服也。柘黃字，或云當是赭黃。本朝詩曰：戴了宮花賦了詩，不容重見赭黃衣。赭，赤也。赤與黃二色之合爲赭黃。皆不敢輒改，併俟博聞。

〔二〕趙云：重，乃重疊之重。蓋段子璋既攻東川，則李旻必失節度矣；以花卿斬之，則李侯復保有節度焉。

## 少年行二首（近體詩）

莫笑田家老瓦盆，自從盛酒長兒孫。<sup>〔一〕</sup>傾銀注玉一作瓦驚人眼，共醉終同卧竹根。<sup>〔二〕</sup>

右一

〔一〕趙云：楊惲傳：田家作苦。老瓦盆，蓋川人以多年之物曰老。東坡云老櫛隨我久，亦倚杜公老瓦盆之例

矣。揚雄之言鴟夷曰：盡日盛酒，人復借酤。

〔二〕趙云：銀玉皆盛酒之器。公詩有云：指點銀瓶索酒嘗。又云：磁罍無謝玉爲缸。銀、玉，貴富家之物，所以指

言少年也。舊本作注瓦，非特疊字，而與銀字豈相類乎？此詩乃少年攜酒器過田家，而田家語少年之所云，故

言或傾之於銀，或注之於玉。非不驚人眼也，其與田家自瓦盆中喫酒，而共於一醉，終同卧在竹根之傍耳。竹

根字，古詩云：徘徊孤竹根。杜田之說，以竹根爲飲器。夫竹根固是酒杯矣，酒杯既空，豈可謂之卧乎？又

別是一物，與傾銀注玉不相接，雖傾銀注瓦，亦不接矣。

巢燕養雛渾去盡，江花結子已無多〔一〕。黃衫年少來宜數，不見堂前東逝波〔二〕。

右二

〔一〕趙云：此句蓋八月時也。

〔二〕趙云：黃衫，應是唐人貴富家之服。觀明皇雜錄，載貴妃姊虢國夫人，恩傾一時。大治第宅，棟宇之盛，世無

與比。其所居本韋嗣立舊宅，韋氏諸子亭午方偃息於堂廡間，忽見一婦人衣黃披衫降自步輦，有侍婢數十，笑

語自若。謂韋氏諸子曰：聞此宅欲貨，其價幾何？韋氏降階言曰：先人舊廬，所未忍捨。語未畢，有工人數百登西廂撤其瓦木。以此推之，公所謂黃衫，其黃披衫乎？蓋若今或單或袂，蓋上之服矣。

### 送裴五赴東川（近體詩）

故人亦流落，高義動乾坤。何日通燕塞，相看老蜀門。東行應暫別，北望苦銷魂。凜凜悲秋意，非君誰與論？

###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（近體詩）

當代論才子，如公復幾人？驂騮開道路，鷹隼出風塵。行色秋將晚，交情老更親。天涯喜相見，披豁對一作道吾真。

### 贈蜀僧閻丘師兄（古詩）

大師銅梁秀，籍籍名家孫。嗚呼先博士，炳靈精氣奔。惟昔武皇后，臨軒御乾坤。多士盡儒冠，墨客藹雲屯。當時上紫殿，不獨卿相尊。世傳閻丘筆，峻極逾崑崙。鳳藏丹霄暮，龍去白水渾。青熒雪嶺東，碑碣舊製存。斯文散都邑，高價越瓊璠。晚看作者意，妙

絕與誰論<sup>(一)</sup>？吾祖詩冠古，同年蒙主恩。豫章來日月，歲久空深根。小子恩疏闊，豈能達詞門？窮愁一揮淚，相遇即諸昆。我住錦官城，兄居祇樹園。地近慰旅愁，往來當丘樊。天涯歇滯雨，粳稻卧不翻。漂然薄游倦，始與道旅敦。景晏步修廊，而無車馬喧。夜闌接軟語，落月如金盆。漠漠世界黑，驅驅爭奪繁。唯有摩尼珠，可照濁水源。

〔一〕百家注引趙曰：〔郗〕〔郗〕生見王導詩，歎曰：晚見作者妙意。

###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（近體詩）

趙云：此在蜀州作。

兵戈不見老萊衣，歎息人間萬事非<sup>(一)</sup>。我已無家尋弟妹，君今何處訪庭闈<sup>(二)</sup>。黃牛峽靜灘聲轉，白馬江寒樹影稀<sup>(三)</sup>。此別還須各努力，故鄉猶恐未同一作堪歸<sup>(四)</sup>。

〔一〕趙云：兵戈字，祖出戾太子傳贊。列女傳：老萊子行年七十，著五色采（衣）於親側。干戈阻隔，父母妻

子離散，故未嘗見之也。以此一端言之，則萬事皆非有如是也。

〔二〕趙云：韓君東省，豈不足喜？而公難之，則艱亂之故，在所疑也。東哲補亡詩云：眷戀庭闈。注言：親之

所居也。

〔三〕趙云：黃牛峽，韓所經之地。白馬江，蜀州江名，今所稱亦然，乃韓與公爲別之處。盛弘之荊州記曰：宜都

西陵峽中有黃牛山，江湍迂回，塗經信宿，猶見之。行者語曰：朝發黃牛，暮宿黃牛；三日三暮，黃牛如故。

此則取其經歷艱苦之處言之。公詩凡寄遠及送行，或居此念彼，必兩句分言地之所在。今將經峽而往，乃自蜀州爲別，故有黃牛、白馬之句焉。舊注引爲江陵，非是。

〔四〕趙云：此以別而流落爲懷矣。吳越春秋載越人之歌曰：行行各努力。古詩：遊子悲故鄉。今指言長

安，意者韓亦長安人。同歸一作堪歸，非。蓋同字與各字相應也。

### 酬高使君相贈（近體詩）

古寺僧牢落，空房客寓居〔一〕。故人供祿米，鄰舍與園蔬〔二〕。雙樹容聽法，三車肯載

書〔三〕。草玄吾豈敢，賦或似相如〔四〕。

〔一〕趙云：牢落，上林賦：牢落陸離。注：猶遼落也。

〔二〕趙云：此實道其事爾。故人，豈正是高使君邪？

〔三〕趙云：法華經有牛車，有鹿車，有羊車，以比三乘也。

〔四〕趙云：此答高君來詩之意。揚雄傳：孝成帝時，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。今公詩姑以著書則不敢，爲賦則能

之耳。

## 贈杜二拾遺

高適

百家注引趙曰：題云：贈杜二拾遺；其官云：蜀州刺史高（論）（適）。

〔校〕高論：分門集注作高適，是。今按贈二拾遺，二字上奪杜字。今據正題補。

傳道招提客，詩書自討論（一）。佛香時入院，僧飯屢過門（二）。聽法還應難，尋經剩欲翻（三）。草玄  
今已畢，此後更何言？

〔一〕趙云：論語：世叔討論之。

〔二〕趙云：言燒佛香之際，杜公時人於院中；當僧之齋飯，杜公屢過其門，此所謂招提客矣。

〔三〕趙云：舊注所引非是。莊子言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子。其云繙者，委曲敷衍之謂，非翻譯之義也。十二經者，以爲六經六緯，非佛十二部經。

##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（近體詩）

鄉關胡騎遠，宇宙蜀城偏（一）。忽得炎州信，遙從月峽傳（二）。雲深驃騎幕，夜隔孝廉  
船（三）。却寄雙愁眼，相思淚點懸。



〔一〕趙云：鄉關，指言長安也。胡騎，指言史朝義之兵也。言鄉關以胡騎之阻，故去之遠也。下句言其寓居

於宇宙內，在蜀城之偏僻也。舊注非是，當如陶淵明心遠地自偏耳。

〔二〕趙云：楚辭云：嘉南州之炎德。樂史寰宇記於渝州之巴縣云：有明月峽，以山壁有圓穴如月名之。舊注

引非是，蓋夷陵，峽州也，地理志無之。

〔三〕趙云：上句言廣南節度使之幕，而張判官者，幕中之人也。雲深，則自成都望之，然矣。下句言張判官，

用張憑比之。夜隔，則阻隔之隔，蓋不見張而空望之之意。

###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（近體詩）

有客騎驄馬，江邊問草堂〔一〕。遠尋留藥價，惜別到文場〔二〕。人幕旌旗動，歸軒錦繡

香。時應念老疾，書迹及滄浪〔三〕。

〔一〕趙云：桓典爲御史，京師畏之。常乘驄馬，人爲之語曰：行行且止，避驄馬御史。故以言魏待御也。

〔二〕趙云：上句言遠尋藥價，因留買藥之資。後漢：韓伯休賣藥，口無二價。摘字用耳。下句公自以其居爲

文場。杜預贊云：元凱文場，稱爲武庫。

〔三〕趙云：四句，魏君必爲幕客，但不見在何處。謝安謂郗超曰：卿可謂入幕之賓矣。末句則公自以其居爲

漁父之滄浪也。